

Maotouying WenKu 第四辑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冬天里的夏日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即雅典娜，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精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愿随着猫头鹰翅膀的振动，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世界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四辑

冬天里的夏日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集

刘孟泽 李晓晨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冯 征

封面设计：何礼蔚

冬天里的夏日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孟泽、李晓晨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97000

印数：1—9000

ISBN7-5426-0428-7/B·40

定价：2.40元

译者的话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19世纪杰出的俄国作家，对我国许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作品，如《穷人》、《冬天里的夏日印象》、《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等，均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作品风格冷峻、锋利、尖刻，敢于直面残酷的人生，剖析在黑暗势力下，被扭曲、被分裂的人性，敢于撕开人际关系中温情脉脉的幕纱，渲泄人生的各种欲念，包括那些极其丑恶和龌龊的心态的暴露。作者以冷峻、敏锐的目光审视着社会，“世人皆醉我独醒”，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以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笔下的各种人物，似乎全是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的病态形象，因此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一个病态的天才的作家。我认为，与其说他是

病态的天才，不如说他是痛苦思索人生与社会的天才更为恰当。他将19世纪中叶，处在迷惘和惶惑中的部分俄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心态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然而遗憾的是，除了主要中长篇小说外，他的其他体裁的各种作品尚未有中译本，使我国读者很难对陀氏作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为此，我们翻译了几篇他的回忆录、散文及短篇小说，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收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60—80年代的部分文章。第一部分为19世纪60年代初即1863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漫长夏日的随笔》。他在随笔中，记叙了自己在国外旅行时的深刻印象，对当时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文明”和“腐朽”做了出色的描绘和批判。在批判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流露出某种俄国人的心绪：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社会物质生产赞叹不已；另一方面又用这种发展下的阴影去抵毁这种发展的成就，提出非此非彼的乌托邦社会理想。这种极其矛盾的心理，也反映在他对西方各国所崇尚的个性自由、理性、平等的片面的认识中，他从当时俄国的君权、专制、宗教三位一体的社会现实出发，在作品中，极力渲染了个人应该无条件地牺牲自己，贡献给“社会”，而不应有任何

个人利益的企求，表现出对个性自由、理性、平等等资产阶级新兴观念难以理解的恐惧心理。

本书编译了其中三篇文章，并加了标题，分别是《国门之外的世界》、《文明的阴影》、《理性：平等与自由》。

第二部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地下室手记》。（我们分别列为《地下室》和《雨夹雪随想》）。本文中的主人公是虚构的，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尽情地渲泄了自己心灵深处痛苦的情感。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在罪恶、黑暗的社会中，被异化了下层社会青年的绝望、颓废、疯狂的呓语和可怕的、病态的、残酷的内心世界。这种尽情的倾吐和大胆的流露，使人心为之一振，文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被折磨者，还是折磨人者的形象，都会使人感受到一种极端的痛苦和悲怆。在《地下室》中，几乎通篇全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甚至那些不可告人，卑鄙龌龊的念头也不例外。这种内心世界的大曝光，使主人公所袒露的不光是思想，还包括微妙的心理感觉，不光是平静的叙说，还有“歇斯底里”的嚎叫。《雨夹雪随想》则以忏悔的心情，叙述了两个可怕的故事：其一，讲述了出身卑微的主人公如何受到有钱

有势的军官、官吏的侮辱和蔑视，以及主人公内心的极端痛苦和疯狂的个人复仇心理。第二个故事，则以犀利的笔锋，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残酷地凌辱了一个可怜无告的妓女，这种凌辱不仅是肉体上的，更为残忍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和打击，使人不寒而栗，这是典型的道德犯罪。这是一部渗透了个人主义病症的反个人主义的作品。这两部分文字，自始至终贯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特有的悲剧性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以特别鲜明完美的文字描绘，写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堕落退化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对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对青年时代的迷恋进行报复的贪得无厌的复仇者的胜利感，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显示出19世纪到20世纪脱离生活的年轻人中间的个人主义者会堕落到发出怎样卑劣的嚎叫。”（高尔基《第一次全苏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总之，《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第三部分的两篇文章，其一是《旧日的回忆》，原题为“俄国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歌声’·旧日的回忆”（原载1877年1月号《作家日记》）。在文中，他热情洋溢地向读者讲述了在彼得堡迷人的白夜中的一段奇遇：涅克拉

索夫^[1]和别林斯基^[2]如何热情地举荐和帮助作者的第一部作品《穷人》的出版。尽管作者后来说过一些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的不是，但在这篇回忆录中，尤其是回忆两位文学家如何在白夜中不辞辛苦地寻访他时，其感情是纯真的、感人的。也许，和他的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在回忆白夜的情景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着内心的酸涩的痛苦，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对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保持“忠诚”了吗？

1880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参加了纪念普希金的活动。6月8日，他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发表了演说。本书所译《纪念普希金》就是那次演讲稿，原题为《普希金》。在讲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析并评价了普希金的创作道路，并联系俄国社会，分析了普希金笔

[1] H·A·涅克拉索夫(1821—1877/78)俄国诗人，第一部诗集《幻想与声音》(1840)。1847—1866年他主编了《现代人》杂志，在思想上受到别林斯基的影响，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理解并描写城市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的日常生活、妇女的不幸遭遇。他的诗歌对俄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注

[2] B·T·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政治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39—1848年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撰稿，他对俄国社会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均有影响。——译者注

下的一些人物。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说中，阐述了自己对改造俄国国民性的看法，对此，苏联文学界直至现在还存在争议。传统观念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说中，呼吁高傲的个人主义者们，进行自我改造。如普希金笔下的阿列哥或自己笔下的拉斯尼科夫，他说：“驯服吧！高傲的人，你们首先应该学会抑制自己的自尊心！驯服吧！游手好闲的人，你们首先要种好地里的庄稼。”并认为这种说法，反映出陀氏是奴隶般恭顺的说教者，其观点是反动的。持不同的意见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贵的人，驯服吧！”的呼吁，并没有排斥争取人民幸福，他主要是否定个人主义的反抗，并认为，作为社会改革的第一步，必须同人民在精神上保持一致。对每一个争取社会进步的志士来说，“人的自我改造”的艰难历程，都是残酷无情，是常人所不可理解，然而却是十分必要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篇讲话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相提并论（见《读书》1988年第4期第124页）。

此外，这篇演说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重要著作，反映了他的晚年的文学观和政治观点。1881年1月28日，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

总之，本书所译的几篇文章，存在程度不同的争议和各种的看法。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之后，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的伟大作家，但他首先是19世纪的一个凡人，对其所言所行，大可不必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如果您在读后，能够听见一点他在黑暗时代的痛苦、狂放、沉闷的呐喊，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希望。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在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俄国文学史》（高尔基著、缪灵珠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叶尔米洛夫著，满涛译）等书，并得到王子今和姚鹏先生的热情关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中的《国门之外的世界》、《文明的阴影》、《理性：平等与自由》、《旧日的回忆》、《纪念普希金》为刘孟泽所译，《地下室》及《雨夹雪随想》由李晓晨译。译者序为刘孟泽撰写。

我们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在和他的“对话”中，深感天赋匮乏，学力不足，所译文字，唯恐辞不达意，不能准确地表达出作品的深层意境。然而，我们却都尽心尽力了。尽管如此，书中疏漏，错译之处，还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匡正！谢谢！

译者

1988.9.

目次

译者的话.....	1
国门之外的世界.....	1
文明的阴影.....	13
理性：平等与自由.....	22
地下室.....	31
雨夹雪随想.....	40
旧日的回忆.....	151
纪念普希金.....	165

国门之外的世界

我的朋友，您向我提出的请求，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要我为您写一点在国外的印象。毋须怀疑，这真使我不知所措。我能为您写点什么呢？讲一点新闻，还是讲一点无人知晓的事，或者是难以启齿的事！难道您不知道，在我们所有的俄罗斯人当中，不了解欧洲的人比不了解俄国的人多得多吗？出于礼貌，在这里我可以加倍提供情况，除了一般性的见闻外，你特别想知道哪些事？老实讲，我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因为并没有看到什么完美无缺的东西，就是看见了，也来不及看得很清楚。这次，我去了柏林、德累斯顿、威思巴登、巴登——巴登、科隆、巴黎、伦敦、卢塞恩、日内瓦、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维也纳，还有一些地方去了两次。所有这些地方，我整整走了两个半月。在这些时间里，走了多少路啊！

其实，也不是无论什么都可以看的。你知道，我的旅行路线是事先在彼得堡编排好的。我一次也没有到过国外，在那里，几乎无法摆脱从幼年时代就得下的病痛。那还是在不识字的幼年时代，在漫长的冬夜里，每天临睡前，总是要听父母朗读拉德克利弗^[1]的小说，常常听得目瞪口呆，总是过度兴奋或者万分恐慌而惊呆了。所以，长大成人后，我便常常在梦中，或者在热病中胡言乱语。

我终于在出生40年以后走出国门，自然，我希望自己能看得更多一些，甚至想看到一切，尽管我的行期有限。况且我能冷静地挑选并决定参观的地点呢！先生，我是如何焦急地等待自己这个游记的问世啊！此行虽然没有详细地看，但是，的确到处都呆过一阵子，还是留下了一些印象，留下了一些大全景。所有的“神圣的奇迹国家”一下子全都在眼前浮现出来，鸟瞰起来，一派天国乐土的景象。总之，留下

[1] A·拉德克利弗(1764—1823)，英国女作家，通俗的“神秘而又恐怖的小说”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6月31日给波洛恩斯基的信中回忆道：“从童年时代起，还是在我8岁时，就从拉德克利弗的小说中，使不同的人——阿里弗恩斯、卡达里纳进入我的头脑了。直到现在我仍念念不忘彼得先生和科拉娜夫人。”《书信集》卷1第302页）—俄文本编者注。

了新鲜的，奇怪的、深刻的印象。即便我现在坐在家里，想起那夏日的漫游，还是津津有味的。甭说我在细微末节上没有看出什么特点，就连眼前的许多好事，也被耽搁了。在罗马，我就错过了瞻仰教皇的机会。老实讲，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改变一下环境。听到这里，您还想知道什么呢？我能对您讲点什么？描绘些什么？是大全景，还是其他什么景色？大概，你会感到我说的有点玄乎吧。我认为自己是有良心的人，作为一个旅游者，完全不想说谎话。

我对柏林的印象极不愉快，在那里，总共呆了一昼夜。一个患有肝病的人，冒着雨和雾，坐了两天火车，来到柏林，既没有睡好，心里又直发闷，疲惫无力。忽然，我从第一眼就察觉到，柏林完全像彼得堡，使人难以置信。那些散兵线似的街道，那种气味，那些……（然而，还没有数完全部“那些”呢！）我的上帝，我不由得想到自己，在车箱里呆了两昼夜，腰酸腿痛，只是来看看同样的景色吗？甚至于我不喜欢菩提树，而柏林人为了保护菩提树，牺牲了最宽阔的街道^[1]，可能还包括自己的宪法。真的，柏

[1] 这里指的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大街，一条菩提树绿荫蔽日的大街，沿街两旁栽着菩提树。——俄文版编者注。

柏林人珍惜他们的宪法^[1]。况且，柏林人都毫无例外地用德国人的目光看着我（真叫人惊讶！），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卡乌利巴赫的壁画^[2]，就很快去了德累斯顿。尽管我内心对德国人抱有极大的敬意，想和他们处熟，然而，由于习惯不同，在人们中间仍然很难相处。在德累斯顿，我甚至在德国妇女面前有过失。有一次，我独自在街上走着，一位极平常的女人迎面而来，同行的还有受人喜爱的歌唱家——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3]，他是俄国诗人中最受尊敬、最使人开心的诗人，在这里，却判若两人，一付怅然若失的样子，好像对自己的天赋都产生了怀疑。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感到自己说了一些废话，劝他在这种环境中无须怀疑自己的才能。在长长的两个小时中，他对我讲了一切。我也把一切看透了，赶快去退了旅馆的房间。

[1] 1862年，普鲁士政府破坏了宪法，经上议院同意，通过了军事预算。在下议院的大多数进步党议员，仅仅组织了口头抗议。看来，德国议员们的怯懦行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性评论的理由。——俄文版编者注。

[2] 在新建的博物馆中，有历史题材和寓言题材的壁画，它们是著名德国艺术家威利格利姆·卡乌利巴赫（1805—1874）在1854年创作的。——俄文版编者注。

[3] 在60年代初，诗人和小说家B. B. 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是一个以爱写直言不讳色情诗作的作家而闻名于世。——俄文版编者注。

在镜子前作了个鬼脸，这时，我相信自己对德累斯顿女人的判断了。她们都像忧郁的诬告者。我的语言确实是黄色的、恶毒的，……”莫非，人，这自然之王，已经到了一切都要依赖自己的私欲的程度了。多么卑贱啊！”我思索着，带着这种念头，前往科隆。

我承认：为了看到科隆大教堂，我曾期待了多少时光呀！还是在少年时代，我就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画过科隆大教堂的图画。^[1]当时，我还在建筑学校学习呢！在回程的路上，我又经过科隆，那是在一个月以后。当我从巴黎归来，又见到大教堂，不由得闪出一个念头：“跪下来吧，请它原谅”，因为，第一次来时，没有真正看到它那壮观的景象，我可真像怀着同样心情跪在莱茵河河曲瀑布前的卡拉姆津^[2]。当我第一次看到大教堂时，却完全不喜欢。在我看来，这仅仅是花边，一个装饰性的小玩物，如同放在写字台上的一个吸墨盒。“宏伟的地方

[1]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3年毕业于军事工程中等专业学校——俄文编者注。

[2] H·M·卡拉姆津，俄国作家、历史学家。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第二次参加莱茵河瀑布的印象：“我快活地欣赏着——准备跪在河曲处，请我面前的莱茵河原谅，因为在昨天，我那样不礼貌地说它‘堕落’”。（《一个俄罗斯旅行家的书信》卷1·8月14日信。）—俄文编者注。

不多”，这是我起初的结论。

我十分怀疑，是否有两种情况影响了最初的判断呢？第一是香水，让·玛利亚·法利娜^[1]找到这儿来了，找到大教堂旁边。你无论住在哪个饭店，假如你躲不过自己的敌人，尤其是让·玛利亚，她的保护人也必然会找到你。在这里，“香水或者生命”两者必取其一，没有别的选择。当然，也不能过分地相信这句话——“香水或者生命”。但是，肯定有人会说，也许这是对的。我记得，这都是当时就察觉到的。第二，激怒我尤其对我不公的是新建的克勒特桥^[2]。桥，当然是卓越的、极漂亮的，科隆以它在引以自豪。但是，我认为是过分夸耀了。并且，我还为它生了不少闲气。在这个奇异的桥的桥头，卑贱的古币收藏者完全不应该从我手里拿走“合乎情理的手续费”，他从我兜里拿走罚款，好像是为了某种上帝才晓得的理由。我虽未深入了解，却已经感到德国人举止傲慢了。“大概，他已经猜到，我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俄国人”我思忖着。至少，他的眼睛在告

[1] 让·玛利亚·法利娜(德若瓦恩尼·玛利亚·法利亚(1686—1766)——意大利化妆品商行在科隆的创始人。——俄文版编者注

[2] 指的是经过莱茵河到科隆的桥，建成于1860年。
——俄文版编者注